

龙泉降魔记

李恒谦 著



龙 泉 降 魔 记

李 恒 谦 著

辽 宁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五 年 · 沈 阳

内 容 介 绍

这是描写一个流浪儿寻找哥哥的坎坷经历的故事。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十五岁的潘启明只身从关内到东北寻找哥哥，被日本人抓了起来，可是他武功高强，又逃出了魔窟，当了龙泉山矿丰康大柜东家柳老善的义子。想不到，这个面慈心狠的柳老善恰恰是要杀害潘启明哥哥的凶手。经过千折百回，潘启明终于认清柳老善的真实面目，找到了离散多年的哥哥。

故事曲折复杂，惊险动人，通过日本鬼子的凶残，土匪的狰狞，柳老善的奸诈，人与狗熊的生死搏斗，雪地追踪等一系列的情节，生动地刻画了一个艺高胆大、憎爱分明的少年英雄形象。同时，作品还真实地描写了林区的特色，北方的独特生活习俗，情景交融，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

龙 泉 降 魔 记

LONG QUAN XIANG MO JI

李 恒 谦 著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实验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62毫米 $\frac{1}{32}$ ·印张6 $\frac{1}{4}$ ·字数130,000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400

统一书号：1C289.59 定价：0.75元

目 录

楔 子	1
一 夜闯宝泉岭	8
二 刮鼻子的耻辱	18
三 在蘑菇岭下的小茅屋里	28
四 赵振刚逃走之谜	36
五 逃出吃人的魔窟	46
六 喷香的孢子肉	58
七 智斗霍世海	68
八 霍世海有冤无处诉	77
九 得到的不仅是粮食	85
十 石屏山的传说	92
十一 勇斗大狗熊	102
十二 有褒有贬	111
十三 兄弟相逢不相识	119
十四 再探石屏洞	129
十五 罪恶的勾结	137
十六 一颗金子般的心	146
十七 深夜大闹宝泉岭	155
十八 落进陷阱	165
十九 智赚二魔	175
二十 龙泉山的黎明	185

楔 子

一九四六年春节前几天，龙泉山煤矿的家家户户都忙着迎接这个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头一个春节。

老矿工周茂良大伯的院子里，有几个小鸟儿一般活泼的女孩子在跳格子玩。潘启明帮着周小乐把一根又细又高的红松杆子竖起来，绑在靠房子跟前的障子的粗木桩上。这是准备过年挂红灯的杆子。在杆子顶上有一根短横杆，好挂灯笼。杆子的顶端还有一只木头小飞机呢，飞机头上的小风车儿迎着风鸣儿鸣儿转。真带劲儿！

虽是寒冬腊月，当空的太阳却晒得暖融融的。矿山、屋顶、山上、河里的雪反射着强烈的阳光，刺得人们只好眯着眼睛。吊在龙泉山半腰上的那眼龙泉水冻成的冰川，老远望去，活象一条弯弯曲曲的玉龙闪着耀眼光芒。

屋里的两个孩子趴在窗台上，因为妈妈怕他们冻着，不让出来。他们只好把嘴凑到窗玻璃上哈气儿，把小小的鼻子都挤扁了，不一会儿就把窗玻璃上的霜冻融化出圆圆的一小圈。然后在旁边再哈出一小圈来，一圈接一圈地化出来，再伸出小手掌抹几下，用棉袄袖上的破棉花擦两下，这才把脸贴到玻璃上，望着院子里的大孩子们忙这忙那。

潘启明和周小乐把灯笼杆竖好，仰脸欣赏着那小飞机，

美得闭不上嘴。周小乐看了半天忽然叫道：“糟了！启明哥，滑轮，滑轮！忘了把吊灯笼的绳子和滑轮装上。”

“真笨！咋不早说呢。”启明半玩笑半嗔怪地埋怨着。他朝杆子顶上望了望，说，“看我挂上去。”

“吹啥大个儿？灯笼杆儿那么细，擎得住你吗？”周小乐的嘴一撇，特意儿激他。正在跳格子玩的几个小姑娘也插上嘴来，有的说他上不去，有的说他会轻身功夫，一跺脚就能飞上天去。

潘启明望着小伙伴们说：“我可不是吹大个儿，从小跟我爹学的，要说重劲儿，我这巴掌能砍断四块砖；要说轻劲儿，我施出轻身功夫，能在吊灯笼的小横杆上打悠悠儿玩。”

“有本事拿出来，比量比量看看，光说大话谁信？我还说我能上天摘星星给你玩呢，你信不信？”

启明笑道：“比量比量就比量比量，来吧，看我先劈砖后爬杆，练个杂耍迎新年。拿砖来！”

孩子们找来四块囫圇砖和两块半头砖。启明把两块半拉砖平放地上，两砖之间闪出半砖的空当儿，再把四块砖摆起来放上。他摘下棉手闷子，深深地运了一口气，伸伸胳膊登登腿，活动了几下腰身，忽听他嘿了一声，一个大转身，孩子们还没看清咋回事儿呢，他猛地一哈腰，挥手劈去，嚓的一声，四块囫圇砖变成了八块半拉砖头。孩子们正在赞叹叫好的时候，启明一回身把脚一跺，嗖嗖嗖，象小松鼠一样灵巧地爬上灯笼杆顶。灯笼杆不摇不晃，好象一点儿负担也没有。

启明在杆顶上握着细细的小横杆打悠悠，还转了几个“大车轮儿”，孩子们正看得出神，启明忽然叫道：“哟！忘了把滑轮和灯笼绳带上来。小乐给我送上来吧。”

周小乐苦笑道：“你自个儿下来拿吧，我可没你那两下子。”

“下去就下去。”启明把双脚举起来朝上一钩，倒挂在横杆上，两手松开，悠荡了两下子，嗖！顺着灯笼杆滑下来，吓得孩子们啊地惊叫，以为他失手掉下来了，还没等他们合上嘴呢，启明早已站在他们跟前，手里握着半截冰锥儿，笑眯眯地说道：“谁要？给。”他顺着杆子往下滑的时候，就手从屋檐上摘下来的。

启明挥动着冰锥儿打了几路拳，施展出一个鹞子翻身的架势，扔掉冰锥儿又从地上拣起灯笼绳和小滑轮，噌噌噌又攀上了杆顶，直看得孩子们目瞪口呆。

潘启明象小猴子一样用双腿紧紧缠住灯笼杆，腾出两手来安滑轮，穿上灯笼绳。做完这一切，他翻身腾上小横杆，直立起身来做着孙悟空打眼罩望远的姿势，忽然惊喜地叫道：“来了来了！瞧！四条大黑狗拉着一张爬犁，还有一个老头儿赶着呢……”

孩子们翘首张望，可是小草屋和障子挡住了他们的视线，什么也没看着。

启明在杆子顶上叫道：“来了，朝咱这来了！看我下去。”说着，又是一个倒挂，嗖地滑落到地上，跟孩子们一起涌出院门。

赶着狗爬犁的老头儿一边走着一边叫道：“卖肉来——

野猪肉！”

他老远地见这帮孩子们在笑嘻嘻地迎接他，便顺嘴唱道：“新年到新年好，日本鬼子投降了。穿新衣戴新帽，打年糕做豆包。贴春联放鞭炮，噼噼啪啪好热闹。崩跑瘟神人人乐，美好的日子就来到。卖肉来——野猪肉！”

“蘑菇爷爷，蘑菇爷爷来啦——”孩子们笑着叫着跑进屋去报信。

蘑菇老人进了周家小院，笑呵呵地叫道：“周老大！周茂良在家没？”

正在炕上领着邻居家的大姑娘小媳妇们扎纸花的周大娘，从孩子们哈化了霜冻的窗玻璃上朝院里看去，见四条大黑狗拉着一张大爬犁站在院门外边，爬犁上载着鼓鼓囊囊的两条大麻袋，一个花白胡子老头进院了。这老头儿身材魁梧，瘦削的脸上有一双和善而明亮的眼睛，头戴大狗皮帽子，身穿灰白色皮板子的旧皮袍子，脚上穿着牛皮靰鞡，从靰鞡里伸出来的靰鞡草足有半尺长，脚脖子全裹在草里，腰上扎着一条宽宽的军用皮带。这副打扮显得粗犷、豪放。她认出这是蘑菇老人，有好些日子没见他下山了。

周大娘连忙跳下炕来，笑呵呵地迎上去招呼道：“蘑菇大伯来了，快进屋坐炕头上暖暖和吧。”

蘑菇老人笑眯眯地朝屋里的人们扫了一眼，掏出一拃来长的小烟袋摁上一锅子烟抽着，回身坐在炕沿上笑道：“真热闹啊，别忘了给我也扎个花儿，插在我那小破屋里也新鲜新鲜，把你们的年味儿也分给我点儿。”

“给，你挑吧，看中了哪枝拿哪枝。”

大姑娘小媳妇们都争着让蘑菇老人挑花。

“好好好，我走的时候拣最俊的拿。咱先说下，不管拿谁的，可不准噉嘴。来，过年了，我给你们大伙送点年货来。昨个儿刚打了一只野猪，大伙儿分分过年吧。听说大柜上还给你们放麦子，正好，野猪肉包饺子，咬一口直滴嗒油，啧啧香，准馋得你们嘴丫子上滴哈喇子。”

蘑菇老人连说带笑，把大伙逗得直咂嘴，多想吃顿肉馅饺子呀！周小乐长了这么大也没闻着过肉馅饺子味儿。可是，买肉得花钱哪，打从日本鬼子投降到如今，还没恢复煤炭生产呢。日本鬼子完蛋的时候扔下几万吨煤，大柜上的老东家柳老善组织工人们运煤卖，已经卖了几千吨了，可一分钱的工资也没开。所以，屋里的人们你瞅我，我看你，等别人拿出主意来。快嘴的肖老蔫媳妇微红着脸笑道：“到现在没开资，哪有钱买肉呀？要是……”

蘑菇老人呵呵笑道：“我是说大伙把肉分分吃了，可没说跟你们要钱哪！你们把肉砍回家去过年就是了，什么钱不钱的。”

周小乐捅了潘启明一下，悄声说道：“走，咱去把肉扛进来。”

启明扛着一条麻袋进来了，咚的一声扔在地上。蘑菇老人笑着夸赞道：“好大的力气哟，这麻袋里半拉猪足有一百五十斤。你十几啦？”

启明把脑袋一歪，龇着一对小虎牙笑道：“眼看就十五啦。”

蘑菇老人又问周小乐：“你多大啦？也能扛动这半拉猪

吗？”

小乐摇摇头，说：“比他小一岁，我可没他那么大的能耐。他是个好拳把儿，还能前跳一丈后腾八尺呢，仨俩好汉也靠不了他跟前呀。”

怪不得这么大的力气呢，好小子，好好地练吧。练好功夫就没有敢欺负你的喽。”

大家开始分肉了，砍的砍，约秤的约秤，记帐的记帐，不多一会儿就分完了。蘑菇老人拣了一枝最漂亮的花儿拿着，赶上爬犁乐呵呵地进山去了。

大伙都高高兴兴地拿着肉回家了。启明拽着小乐商量说：“咱做大炮仗吧？过年的时候有肉馅饺子，有红灯，再放上几个大炮仗，好好地咕咚咕咚，多美呀！”

“咱可不会做，”小乐的脑袋摇得象个货郎鼓，“你会吗？”

“找人帮忙呗。”

“你有火药吗？”小乐直盯盯地看着启明。

“没有，咱们找呗。日本鬼子扔下的炮弹、手榴弹什么的，找两个就够了。”

“找什么炮弹？快回家吧。你爹找你呢！”矿卫队的队长马大哈来了，拍着启明的肩膀说。

启明把眼皮一抹搭，不高兴地说：“你喊个屁！我没有爹，我爹前年就死了。”

“不管咋说，反正你得叫爹。”

“你别看叫爹，他姓柳我姓潘。”启明梗着脖子跟马大哈辩解着。

“好了好了，你说得对！你爹让我来找你赶快回去。”

启明望着瘦得象根绿豆芽似的马大哈说：“马队长，能不能帮帮忙，找个炮弹抠点火药做炮仗？”

“我的好少爷，你可别惹祸啦，我上哪给你弄炮弹去？请吧请吧，赶快回家。”

潘启明刚走出不几步，又转回身来跟小乐说道：“等我回来，咱俩合计合计，做个头号大炮仗！”

一 夜闯宝泉岭

西半边天上堆着象旧棉絮似的云彩，一堆堆一团团。太阳从云缝里伸出长长的腿来，给那黑灰色的云彩镶上一圈透亮的金边儿。光线渐渐地暗淡下去了，一团团的云块儿连成了一片。

好象为了凑热闹似的，西北风卷着雪粒儿扑打下来，不一会儿，地上落了厚厚的一层。

启明望了望已经暗下来的天空，加快了脚步。穿过葡萄沟，登上老秃山，前边是十来里远的大缓坡，再冲上一个大岗，就到了宝泉岭了。启明扛着长长的滑雪板，呼哧带喘地爬上老秃山，把羊皮帽子的两只护耳系在头顶上，然后往后脑勺上一撻，这样既利索，又不冻耳朵，露出耳朵眼听得更真切。一路上累得冒汗了，他把羊皮帽子朝后脑勺上推了推，前额上冒着腾腾热气。身上穿着翠翠亲手用日军的黄呢子大衣改做的大氅，脚上穿着棉胶皮靴。登上岗顶，收住脚步，缓了口气，把衣领敞开，呼呼的西北风一吹，嘿！挺痛快。

山风掠过黑沉沉的密密山林，发出象虎啸一般的响声，怪吓人的。

启明穿上滑雪板，把滑雪棍朝地上一戳，顺着大缓坡

——唻——直滑下去，耳边风声呼呼响，就象驾着云彩腾空一般。他不知坐飞机是啥滋味，也许登起滑雪板来就象坐飞机一样吧？

他希望滑得越快越好，恨不得一步跨上宝泉岭。因为天已经黑了，要是从密密的山林里窜出一只老虎来，虽说他会三拳两脚，可也抵不住老虎呀。

他从小乐家回来，柳老善亲昵地嗔怪道：“玩野了，玩野了！出去就不想回来。快，你娘给你做了件新大氅，穿穿试试，合适不？”

柳老善是个年近花甲的人，长得倒是挺少相，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蛮精神，不管跟谁说话办事，总是笑模呵的，打从启明到他家一年多来，从没见过他跟人发过脾气。他有两个老婆，虽然他不喜欢大老婆，可从没慢怠过她。柳老善还有个姨太太叫翠翠，才三十二岁，是柳老善的掌上明珠，柳老善让启明叫她为娘。柳老善这两个老婆都没生儿育女，所以自收留启明为义子以来，大老婆不希罕启明，只因为柳老善喜欢，她也就不敢怎么样。翠翠倒是非常喜欢启明，真象亲生自养的孩子一般，不管吃的穿的，时时都替他想得周到。启明本来有一件半新棉大衣，为了过年，翠翠特意给他改做了这件黄呢子大氅。

启明把黄呢子大氅穿在身上一试，正合身。翠翠又把自己的豆绿色毛围巾拿出来给他围上，说：“新大衣配上这绿围巾，更漂亮了。”

柳老善笑模呵地拍着启明的后背说：“穿上新衣裳，给我办点事儿去。”

“上哪去？”启明头也没抬，只顾端详着身上的新大氅，暗暗佩服翠翠的手真巧。

“上宝泉岭给胡子欣送封信去。”

“哪个胡子欣？”启明冷丁抬起头来问道。

“就是前几天来过的那个胡叔嘛。”

“哦——”启明想起来了，“就是眼皮上有块小伤疤的那个疤拉胡，胡团长？”

“你这孩子说话太不礼貌，让人听着不笑话吗？”

“在背后说怕啥的，又不是在他当面。”启明不服地把脖子一梗梗。

“你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背后待人也有礼貌，人家就会把你当成表里一致的人，自然就会尊重你的。”柳老善温和地开导着，见启明没有说话，又继续说道，“你马上就走吧，明个儿一早就回来。”

启明歪着脑袋仰起脸来问道：“啥事儿这么急，非得今晚去吗？你看天到啥时候了？全是山道，怪害怕的，要是窜出个花脸狼来，还不咬我两口啊？”

“哟！”柳老善笑道，“从来没听说我的启明说过一个怕字，今个儿怎么啦？你的武艺呢？不怕的，把滑雪板带上，不一会儿就到了。启明可是个有骨头的人，啥都不怕。”

启明心里话：你以为我真害怕呢？哼，我是不想去。翠翠帮他穿戴停当，他扛上滑雪板就上路了。

启明顺着大缓坡直冲到坡底，穿过宝泉河，再登上岗顶，这就是宝泉岭了。天早黑了，阴得伸手不见掌。风从树

林的上空呜儿呜儿掠过。他浑身让凉风一激，不禁打了个寒战。

宝泉岭上在向阳背山的地方有几栋黑黝黝的小房子，从那窗户上透出几点昏黄的灯光。远处传来几声狺狺狗吠声。这些房子都是用原木垒筑起来的，过去曾是伐木工人集居的地方。

西面那幢大些的房子的门开了，从门里冲出腾腾的热气，一股肉香和酒气在夜空里弥漫开来。接着从里面出来一个矮敦敦的家伙，一步三晃，大概是喝多了一点吧？他转到房山头拐角那儿，把身子倚在墙上就撒起尿来。他出来的时候忘了关门，屋里有人不满地嘟囔着：“怕夹住尾巴吗？不关门……”

屋里传出一浪高过一浪的喝酒撺拳的吆喝声。同时，别处又隐隐约约地传来哭泣的声音。启明一怔，再仔细听了听，心里纳闷儿：这是什么人在哪里哭呢？

启明沿着一栋一栋的小房子往前找去，绕过几棵大树和两栋房子之后，那个哭泣的声音越来越清晰了，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在这深山密林里，疤拉胡是没有家眷的，哪来的女人呢？

哭声是从东面那栋小房里传出来的，窗户上没有灯光。启明到门前看了看，门上挂着一把大铁锁，没有看守站岗。打从日本鬼子投降以后，共产党八路军的人还没来到这里，国民党也没来。现在，这里是没有王法的地方，所以胡子欣就自称国民党先遣军的团长，打着国民党的旗号，成了这里的一霸。这深山老林可算得上世外桃源了，站岗放哨的事儿

并不怎么认真。因此，这里的看守也就找地方喝酒去了。

启明凑到窗户跟前，仔细听了听，屋里只有一个女人在哭泣。他趴在窗户上轻声地问道：“喂，你是谁？哭啥？”

屋里的呜咽声立刻停住了，但没有回答。

“告诉我，你是谁？”启明焦躁地追问着，可是里面还是一声不吭。

启明心里琢磨起来：在这深山老林的兵营里，为啥会有女人哭？想到这，便悄声试探地问道：“我不是这山上的人，告诉我，你是谁？”

里面的人听他说话还是童声童气的，象个孩子似的，便轻轻地说话了：“你快走吧，小兄弟，让他们看着，会把你抓起来，你就没命啦，快走吧……”

“我不怕，你家在哪儿？我送你回去。”

西面那栋大房子的门又开了，出来一个人趑趄趑趄朝这奔来，启明急忙转到房后去。

房后不远的地方就是密密的树林，夜风掠过，呼呼山响。远处传来一两声尖厉而森人的狼嚎声。天阴得黢黑一团，整个世界好象在没有一丝光亮的矿井底下一样。

启明看看周围的环境，心里暗想：听她说话的意思，准是从山下抓来的老百姓。咋办？就让她在这遭罪吗？

正在他没有主意的时候，忽然从山道上传来噼里啪啦的脚步声，还有牲口打响鼻声，夹杂着粗野肮脏的叫骂声。

天这么晚了，又从哪儿来了这么一伙？启明绕过山墙转到前边，刚要奔西边的大房子走去，忽见一个黑糊糊的东西猛窜过来，呜的一声叫，朝他腿上就咬，吓得启明倒退两

步，激灵灵打个寒战，头发都倒竖起来了。惊魂未定，那东西又扑上来，启明不自觉地抬起右脚朝那东西踢去，可能踢在那东西的嘴巴上，只听哼了一声，就地打起磨磨儿来。这时，西边那栋房子的门开了，出来一个人唤着“黑瞎子，黑瞎子……”晃晃悠悠地走来。

被唤做“黑瞎子”的是条大黑狗，它见了主人便委屈地凑上去，摇着尾巴，晃着脑袋，好象在诉说它的不幸遭遇。

这个人忽然发现启明站在不远的地方，吓了一跳，连忙喝问道：“谁？”

启明不慌不忙地答道：“我。”

那家伙听答话的是个小男孩，胆子又壮了起来：“谁家的小子，半夜三更跑这来干个屁？”

“我找胡团长。”

那家伙听说胡团长，便慢腾腾地过来问道：“小嘎豆子，你是谁？认识胡团长吗？”

启明所答非所问地嘟哝道：“你放出狗来咬人，吓我一跳。告诉你，给我吓掉魂儿，我朝你要，你得给我叫魂儿。”

那家伙嘿嘿笑道：“我跟你说实在的，别说你丢了魂儿，你就是丢了爹，我都赔你一个。”

话音没落，那家伙嘴巴上重重地挨了一巴掌，小肚子上又挨了一脚，疼得他两眼发黑，直冒金星，身子晃了两下，还没站稳呢，屁股上又挨了一脚，咕咚一声来了个狗抢屎。启明一步跨上去，右脚踏着他的脊梁，踹了两脚，那家伙象挨了屠刀的猪，嗷嗷地叫唤。